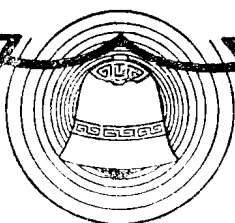


宋平子文鈔

洪宇





版 權 所 有
翻 印 必 究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滬一版

宋平子文鈔

全一冊 定價國幣二元三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 著 者	蘇 淵 雷
發 行 人	吳 秉 常
印 刷 所	正 中 書 局
發 行 所	正 中 書 局

(1578)

序

英弱歲游宛平，侍先師瑞安林先生。先生年方壯，氣方盛，文章學術，固已無敵於天下。嘗以所著書賜英，英受而讀之；其精理名言，提衡至道，竊以爲洛陽江都，瞠乎已後，況當塗典午而下哉！然先生數數爲英誦平陽宋平子先生之學，並示以平陽所著六齋集議，以爲豪傑特起之士，奮乎百世之下，而上接乎孔門，所謂狂狷之流；而先生之舅浙東大師陳公介石，與平陽爲溫雥之交，於時係貽讓仲容以訓詁之學名天下，而陳公與平陽乃以名理經世之學爲海內倡，世所稱東甌三先生也。其後英又稍稍讀陳公所著書，及餘杭章炳麟太炎之文，往往稱道平陽；益知平陽故振奇人也。林先生自少從陳公學，而亦心折平陽，其學術淵源蓋可知。

英之知有平陽，二十年矣。邇歲遠難入蜀，居巴之南泉，識蘇君淵雷，平陽鄉人也；以所著平陽評傳見貽，又示以平陽文鈔，屬予爲之序。予於是益以窺平陽之學。平陽之學，蓋無所不通。儒墨老佛，本末兼治，疏通知遠，內聖外王。演永嘉之舊學，參歐洲之新知，擅信度之旨微，續孔氏之真傳。悲心一起，世界改容；智光所燭，畢現。雖讀其書，固未易一二論也。嘗拈心、身、古、今、緣、嗜六字爲日課，以攝名理、衛生二者。

訂、經世、習染、性靈之學，而歸重於陳傳良、葉適、顏元、李塨致用之儒。平生致力，尤在申、孔門大同之旨，排陽儒陰法之學，倡經世實用之術，而通新舊內外之郵。至於論政，則重在治平，而異乎當時所謂富強之說。自謂結想至治，乃在唐虞之間，謝李使相隨其抗心希古如此。然又深識時務，不拘束於腐生之論，則曰設議院、改官制、廣學校，其知變通又如此。淵雷述平陽之學，蓋已詳乎言之矣！

嗚乎！狂者進取，而狷者有所不爲。自七十子之徒散於天下，而孔門教外之別傳，乃有莊生。獨與天地精神往來，而不敖倪於萬物，上與造物者游，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，昌狂妄行而蹈乎大方；而屈原抑鬱江湖之間，時以芬芳之怨，發其故國之思，終且自沈於江，得非孔子之所謂狷者耶？然莊、屈皆抱經世之絕學，志不信於當時，乃感憤而著書；後之人徒挈其辭華，喜其諷詭，而不知其志之可悲也！

嗚乎！平陽之學，蓋在莊、屈之間乎！是以學兼內外，而不爲荒唐之辭；怨滿江湖，而終免懷沙之溺。文章則上法漢魏，下逮梁陳，其沈鬱蕭瑟，悽愴嗚咽，哀感頑豔，大抵本諸思古之幽情，憤世之夙抱，以及悲天憫人之篤誠惓款，而不覺溢於辭也。

予生也晚，不及見諸先輩，而挹其餘風。始從林先生時，介石大師已謝世，而平陽之歿，且十餘年。讀其遺書，其神魂之相悅，猶聲歎之在側。逮夫喪亂流離，伏竄山谷，圖籍零落，煙墨蕩然，而林先生亦殂於其鄉。人天浩渺，予情曷極！今遇淵雷。相與上下其

議論，得非越流之聞人足音者乎；

淵雷習內典，通百氏之言，能繼平陽之學，而闡其潛德；平陽爲不死矣；讀平陽之文，竟，因序其大略如此。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壬午三月漢川徐英

平陽縣志本傳

宋衡原名存禮，改名恕，後改名衡，字平子，號六齋。生時尊長夢燕，故小字燕生。萬全鄉鮑湯人。父賓家，邑廩生，喜宋五子書，以公方信鄉里，邑有公善，無不與。衡幼有異稟，讀書過目成誦。八歲入塾，瑞安孫鏘鳴過其家，奇之，妻以女。九歲，能爲古今體文，談論經史，卽每與宋元人立異。年十四，見王陽明遺書，深喜其反心不安，雖言出孔子，未敢以爲是之說。十六爲邑諸生。是時瑞安孫衣言、鏘鳴兄弟，方以陳傅良、葉適之學，誘勉後起；衡旣從受其學，而衣言子詒讓，治訓詁學絕精，兼通佛典；其同邑金晦，治顏元、顧炎武之學，陳載宸治鄭樵、章學誠之學，陳虬治蘇軾、陳亮之學，虬兄國楨治易象數兼禪學；皆與講問大義，多所啓發，而超悟詣極，往往不爲古人所蔽。光緒丙戌，年二十五，丁父憂，遂僑寓瑞安。爲游學計，明年從外舅鏘鳴於上海龍門書院，又明年，於金陵鍾山書院；皆襄閱課卷。庚寅，游湖北，謁兩廣總督張之洞，說以變法，不聽，登黃鶴樓，賦詩見志。是冬，出使俄德奧和欽差大臣許景澄奏辟爲隨員，病不果行。壬辰，游京師，謁大學士李鴻章，一見咨賞，以限於資格，委充水師學堂漢文總教習。乙未，在上海襄閱求知書院課卷。辛丑，在杭州，任求是書院漢文總教習。壬寅，禮部侍郎朱祖謀

以經濟特科薦，丁母憂，不赴。癸未，游日本，覘風土，諮學術，越歲乃還。乙巳，應山東巡撫楊士驤聘，任總務處議員兼文案。宣統元年歸里，明年卒，年四十有九。衡自移家瑞安，輒頻年浪迹江海，自楚浙燕齊外，以居申江爲最久。交游名士徧海內，益博覽四部籍，及近譯歐美人所著書。包涵兼綜，自成一家之學。大旨以顏習齋爲能接孔門，卜夏氏之傳，黃梨洲爲能接游氏，孟興氏之傳；世苟以黃說爲體，顏說爲用，則大同可幾，豈但小康哉？素王之志，今乃行於海外者以此。遂本其意，著爲書曰高議，有申周學、重孔問篇，明今所謂漢唐宋學，非周以前之學；孔子廟問項橐，以譏今士之失問；謂學亡於秦，問亡於漢。又有君道吏道篇，至欲廢官制，去階級，蓋無政府主義，其持論較鄧牧、心伯、牙罕爲尤激。子道、婦道篇關三綱，忘六情，似莊生至樂之說。每與人言，輒掣世怒，遂火其稿。別爲卑議四篇，六十四章，上二篇二十五章，指病；下二篇三十九章，擬方。自序謂：指病不及本，擬方多據亂，故命之曰卑，意固謂有政本之改革，爲大同之政見在也。生平痛詆洛閩之學爲陽儒陰法，以爲儒術之亡，極於宋元之際；神州之禍，極於宋元之際，苟宋元陽儒陰法之說，一日尙熾，則孔孟忠恕仁義之教，一日尙阻。其所抱之學說政見，大概如此。

是時漢學多趨枝末，春秋公羊學方盛行，衡譏切之曰：洛閩禍世，不在談理，而在談理之不公；不在講學，而在講學之不實。近時通人，救以漢學，風氣旣成，華士趨名；乃

始以談理爲厲禁，講學爲大詬，且以實踐爲迂，以躬行爲腐，以信厚爲可笑，以淫盜爲無傷。敗羣壞俗，聲望反隆；及其聞政事，發議論，則又莫不影響疏舛，苛刻躁妄，陰中洛閩之毒，無殊帖括之儔。若斯之倫，而號曰漢學，夫豈創始通人夢想所及者歟？

又云：春秋文簡，師說絕異，三家以外，尙有鄒、夾、公羊述義，亦有未安。時賢旣欲盡黜諸家，獨尊一經；於此一經，又欲盡黜他家，獨尊一傳；則其流弊，又成狹陋矣。凡此諸說，皆爲平實。

衡文和雅，類東漢人，不矜華藻而雅有典則。歌詩靜穆，多似宋人。所著又有漸學史，永嘉先輩學案，朝鮮大事記，關中原人荒議各若干卷，在燕著津談十六篇。是歲中口失和，師徒大潰，因著籌邊三策。在齊輯條陳政要爲山左陳言錄若干卷。其女昭又哀其詩文爲六齋有韻文集，無韻文集各若干卷。衡無子，以三弟子佩聰爲嗣，蚤卒。女一，卽昭；衡卒時以遺著付焉。

寄懷金遜齋先生晦

沭陽胡普芬女士 仿闌輓詞

丁叔雅徵君 惠康輓詞

送陳介石戶部 黻宸之學

半山寺

莫愁湖

金陵留別

秋興

古意

雜感

黃鶴樓

題陶莘農既耕還讀圖

題胡子承萊衣娛親圖

題海外美人圖

和外舅孫止庵師八十自壽原均

贈俞恪士明震

目

次

三

八三 八三 八四 八四 八四 八四 八五 八五 八六 八六 八六 八六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八 八九

文

報張竹居書

光緒十三年（一八八七）

衡白：來書寵飾愛勛，感與慚俱。接待半日，獲益良多。飽誦雄文，兼聆總論，隱秀之色，甘苦之言，目塵藉拭，耳根亦清。文章之事，自古難之：悟由天才，成亦天數。悟而不成，斯實可悲。其故有四，早逝不與。生長窮僻，無籍無師；晚出遊梁，精華已衰：一也。人事牽制，老守室廬；米鹽零雜，煩苦持籌。口富於讀，目囿於見；縱受義法，終乏奇氣：二也。科舉之文，風格斯下；貧賤累人，不能不事。近朱易紫，習染難移；雖如歸方，尚猶有恨：三也。奔走衣食，鞅掌簿書；酬應苦泛，神思鮮暇。緣隙動墨，詞不逮意：四也。古來才士，亦復不乏；成者鱗角，坐此四患。今執事名都公子，濡染早異，一患無矣；往來江淮，見聞所萃，二患無矣；淡於科名，不治八股，三患無矣；竹居歲月，何讓桃源，四患無矣。是將寄執事以斯文之重也。樸學日茂，文亦益高；追韓軼歐，豈異人任？至如衡者，八齡入塾，十齡即因病廢誦；居邑僻陋，四無書聲。晨夕相對，惟有藥鑪，志學年華，黯然別我。年近二十，始稍稍出門，從同郡士大夫遊，略觀周漢唐宋之

以經濟特科薦，丁母憂，不赴。癸未，游日本，覘風土，略學術，越歲乃還。乙巳，應山東巡撫楊士驤聘，任總務處議員兼文案。宣統元年歸里，明年卒，年四十有九。衡自移家瑞安，輒頻年浪迹江海，自楚浙燕齊外，以居申江爲最久。交游名士徧海內，益博覽四部籍，及近譯歐美人所著書。包涵兼綜，自成一家之學。大旨以顏習齋爲能接孔門卜夏氏之傳，黃梨洲爲能接曾游氏孟輿氏之傳；世苟以黃說爲體，顏說爲用，則大同可幾，豈但小康哉？素王之志，今乃行於海外者以此。遂本其意，著爲書曰高議，有申周學、重孔問篇，明今所謂漢唐宋學，非周以前之學；孔子廟問項橐，以譏今士之失問：謂學亡於秦，問亡於漢。又有君道吏道篇，至欲廢官制，去階級，蓋無政府主義，其持論較鄧牧心伯牙罕爲尤激。子道、婦道篇闢三綱，忘六情，似莊生至樂之說。每與人言，輒撓世怒，遂火其稿。別爲卑議四篇，六十四章，上二篇二十五章，指病；下二篇三十九章，擬方。自序謂：指病不及本，擬方多據亂，故命之曰卑，意固謂有政本之改革，爲大同之政見在也。生平痛詆洛閩之學爲陽儒陰法，以爲儒術之亡，極於宋元之際；神州之禍，極於宋元之際，苟宋元陽儒陰法之說，一日尙熾，則孔孟忠恕仁義之教，一日尙阻。其所抱之學說政見，大概如此。

是時漢學多趨枝末，春秋公羊學方盛行，衡譏切之曰：洛閩禍世，不在談理，而在談理之不公；不在講學，而在講學之不實。近時通人，救以漢學，風氣旣成，華士趨名；乃

始以談理爲厲禁，講學爲大詬，且以實踐爲迂，以躬行爲腐，以信厚爲可笑，以淫盜爲無傷。敗羣壞俗，聲望反隆；及其聞政事，發議論，則又莫不影響疏舛，苛刻躁妄，陰中洛閩之毒，無殊帖括之儔。若斯之倫，而號曰漢學，夫豈創始通人夢想所及者歟？

又云：春秋文簡，師說絕異，三家以外，尙有鄒、夾、公羊述義，亦有未安。時賢既欲盡黜諸家，獨尊一經；於此一經，又欲盡黜他家，獨尊一傳；則其流弊，又成狹陋矣。凡此諸說，皆爲平實。

衡文和雅，類東漢人，不矜華藻而雅有典則。歌詩靜穆，多似宋人。所著又有浙學史，永嘉先輩學案，朝鮮大事記，關中原人荒議各若干卷，在燕著津談十六篇。是歲中日失和，師徒大潰，因著籌邊三策。在齊輯條陳政要爲山左陳言錄若干卷。其女昭又哀其詩文爲六齋有韻文集、無韻文集各若干卷。衡無子，以三弟子佩璫爲嗣，蚤卒。女一，卽昭；衡卒時以遺著付焉。

深病之。然因革之政，興廢之迹，大者要者，願勤覽焉。次「古」字課。（明以前書，除專譚性理者入心字課，專資詞章者入嗜字課，餘皆入此字課。國朝考古書亦入焉。）

漢、宋諸儒，照耀史冊；有體有用，誠亦孔多。然或昭於古訓，闇於時務；或密於治心，疎於經世。中人笑其識拘，世主病其才短。於是度支弗給，委籌賈豎。姦宄弗勝，咨律文吏。亭障弗守，請命人奴。不學之人，據津出政；元元困苦，亂日斯多。志士仁人，痛哭流涕。明季顏習齋先生，傷憤立教，復孔舊章；戒空勉實，六藝是課。許、鄭、朱、王，咸被貶議，雖或過當，良多中病。衡出入百氏，不守一先生言；然心以顏氏教術，最合洙泗。今西方諸國，競修政教；美舉時聞，新學日闢，遂使六書之用，讓廣於右行；三氏之化，避靈於天主。術士推其運隆，壯夫引爲己恥。然觀其學校之制，於顏先生之意爲近。勝衣就傅，卽志康濟；視履苦狹，灼網疑目。極思流眺百郡，徧跡五洲，握川原之形勝，洞民物之情狀。瞭戰守之獲錯，晰食貨之宜忌，接歐、美之秀士，討格致之妙理，證衰盛之所由，察利病之互見；然後論次成書，用我則行，躬國兩屯，心期浩渺。釐不恤緯，未暇應聞。次「今」字課。（我朝公私有用之書，西洋各種新學，外國語言文字，皆入此字課，取途務廣，不專於紙上求之。）

學者牛毛，成者麟角；非盡無才，多誤於緣。夫居持門戶，則疲精米鹽；客游州郡，則費晷書記；名列冕軒，則勞神簿檄。塵務牽掣，道真蕪萊。是以上世高士，入山必深；

夫豈好異，懼荒所學。然巖棲谷飲，亦有命焉。中庸之軌，貞不絕俗，因應現在，過去勿留。如鏡於影，奚疲數照？寓脫於敬，斯第一義。典午諸公，清談廢職；滯空戀有，乃兩失之。次「緣」字課（此字課課無益於已而不得不爲之事。古來學人，犯此字失者極多，余亦不免，故特爲一課。）

人有同嗜，亦有獨嗜，耳之嗜聲，所謂同也；嗜別鄭、雅，所謂獨也。故或鳴珂持笏，不苦其束；或躬耕力牧，不知其劬。譬彼水火，流就殊矣。衡下不溺鄭，上未浹雅，以聲喻之，乃嗜別調。臧否人物，希風界休；甘苦文章，符情東莞。春秋佳日，登高賦詩；漢、晉名都，訪古證史。每遇林亭，去不勝思；乍聞俊顧，俟惟恐失。平陵烏氏之書，彭澤桃源之記，時誦其言，不厭百復。凡若此類，嗜乃成癖。逾武子之於馬，甚長輿之於錢。斯蓋外黃之所致嘆，建興之所不取。然吾聞范蔚宗論東漢名士云：原其無用，亦所以爲用；然則僕之諸嗜，無益亦所以爲益乎。夫庶子春華，不如家丞秋實；爲其徒華，故病君子。苟內含家丞之寶，外兼庶子之華，不亦善乎！次「嗜」字課。（此字課課可以不爲而性所酷好之事。凡吾諸嗜，名流所矜爲雅，篤行所鄙爲俗。然吾謂有此諸嗜，未便是俗，其中正大有辨，故特爲一課。）

右六字課，本末兼到，內外夾持。課法：座右置一小冊。每月朔，先列本月日數於上。每日終，自省各課有得，則以規記之。分六色：心朱，身白，古藍，今黃，緣綠，嗜